

历代名家精选集

王英志 编选

李清照集

李清照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历
代
名
家
精
选
集

李清照集

王英志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清照集/王英志编选.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10
(2008. 9 重印)

(历代名家精选集)

ISBN 978-7-80729-120-6

I. 李… II. 王… III. ①宋词—选集②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南宋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南宋
IV. I214.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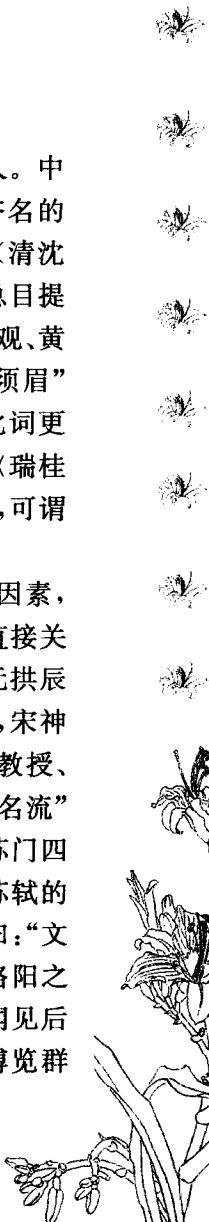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213 号

- 书 名 李清照集
编 选 者 王英志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 邮编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120-6
定 价 15.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李清照(1084—1156?),自号易安居士,山东章丘人。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最璀璨的巨星,五代、宋词坛与李煜齐名的双璧,所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清沈谦《填词杂说》)也。其词“为词家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卓然自成一家,不在男性词人如秦观、黄庭坚、吴文英之下,人誉为“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其诗与文虽留传作品比词更少,但也不难看出其“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李清照,乃中国文学史的隋侯之珠;其作品,可谓中华民族的和氏之璧。

李清照之所以取得突出的文学成就,自有其天才因素,但也与其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直接关系。“父李格非,母(引者按:指继母,生母早卒)王状元拱辰孙女,皆工文章”(《宋史·文苑传》)。李格非,字文叔,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及第,曾任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太学博士、秘书省左奉议郎等职,属“天下英俊”,“遂为名流”(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李格非与大文豪苏轼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皆有来往,并得到苏轼的赏识。其名著《洛阳名园记》曾令宋邵博读之流涕,赞曰:“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其知言哉!”(《闻见后录》卷二十四)受父母的教育与影响,李清照自幼即博览群



书,吟诗(词)作文,所以“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尤工于词,成为婉约词派的大家。李清照兴趣广泛,她还工诗画,精博弈,结婚后更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研究金石文物,协助夫婿完成了《金石录》。

李清照一生创作了多少作品乃未知数。宋人朱彧称其“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词》一卷”(《萍洲可谈》卷中),宋《苕溪渔隐丛话》说其“有《漱玉词》三卷行于世”(明《草堂诗馀》后集卷下引),但这些宋刊本今皆失传。“现存作品都是明清以来学者从历代选本和笔记中纂辑而成”(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目前收集李清照作品最多的是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词59首,佚句4则,存疑辨证7首(笔者按:其中《瑞鹧鸪》笔者认为可定为李作,则李存词为60首,存疑辨证6首);诗17首,佚句14则,存疑佚句1则;文10篇(组)。这些显然不是李清照作品的全部。而且有些作品的写作年代也不甚清楚,学界颇有分歧。但我们目前也只能根据现存的这些作品去认识与评价李清照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此实为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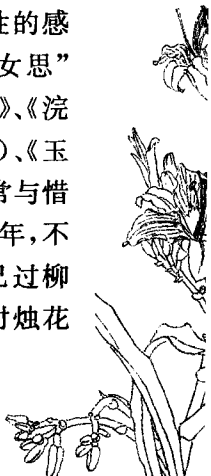
李清照生年70馀岁,跨越北宋与南宋,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44岁南渡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创作所反映的内容与思想及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根据“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评价李清照的创作可从其生活的前后期角度入手。生活决定作家的创作,不同的生活环境与遭际,必然影响创作的内容与风格。粗略划分,李清照今存前期(建炎二年前)作品有词32首,诗6首,文1篇;后期(建炎二年及其以后)作品有词28首,诗11首,文9篇(组)。存疑辨证、佚句等忽略不计。从整体上考察李清照前后期的作品(主要

是词作),可概括为:题材有小大之别,感情有欢悲之别,思想有浅深之别,意境有窄宽之别,风格有简复之别。

李清照前期作品可细分为婚前婚后两个阶段。

李清照少年阶段,伶俐聪慧,除了刻苦学习,使她“素习义方,粗明《诗》、《礼》”(《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外,也有与女伴嬉戏、出游的快乐时光,更有少女青春期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忧虑。因此,李清照婚前引人兴趣的是描述其豆蔻年华生活的作品。有的反映了无拘无束的个性,洋溢着青春欢快的气息,如《忆王孙》、《如梦令》等。后者记与女伴们野游,“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行鸥鹭”的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凸显了天真少女自由任性的情趣,活泼好动的天性。有的透露了青春期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如《点绛唇》写少女,“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借助生动的细节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其春情萌动的羞涩与大胆,可谓“曲尽情惊”(明钱允治《续选草堂诗馀》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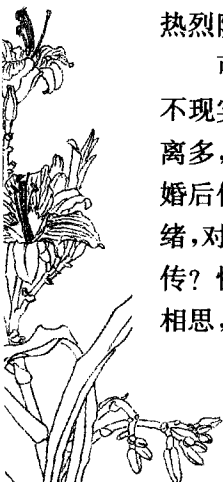
在封建社会,女子不能自由恋爱,但却有渴望异性的感情,内心常蕴藏着淡淡的忧愁与焦虑,此即所谓“春女思”(《淮南子·缪称训》)也。李清照《浣溪沙·春闺即事》、《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玉楼春》(腊前先报东君信)等,都表现了这种情怀,而且常与惜春、伤春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盖此时词人已到待嫁之年,不复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矣。如“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



红”，“梨花欲谢恐难禁”，“惆怅今年春又尽”，感叹花谢春尽的惜春、伤春之情，就是感伤自己青春流逝，寂寞无主，对终身大事的隐隐担忧。

不过上天对李清照是眷顾的，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 18 岁时嫁给了 21 岁的如意郎君赵明诚。从此李清照的命运与赵明诚紧紧相连，两人同甘苦、共忧乐，一起生活了近 30 年。赵明诚字德父，又作德甫、德夫，结婚时“在太学作学生”（《金石录》后序）。其父赵挺之时为吏部侍郎。赵明诚聪明博雅，尤好收集金石书画。李、赵婚后琴瑟和谐，夫唱妇随，闲暇时吟诗论词，或出游赏花，或“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同上）。花落赵家、身归明诚后，李清照的诗词自然发生了变化。其词作不乏描写新婚喜悦、爱情甜蜜之作。如《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浣溪沙·闺情》。前词借“卖花担上”买得的一枝娇艳梅花，比拟、衬托少妇的美貌，以“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的动作，表现取悦、爱悦郎君的娇憨风情，充满了新婚的恩爱之情。后者写一位“绣面芙蓉”的美丽女子，捕捉其“眼波一动被人猜”的妩媚与挑逗，表现对爱情的主动与执着，显示了勇敢而真率的“风情”。其中皆有正处于爱情热烈阶段的词人身影。

可惜蜜月般的甜美生活很短暂，夫妻日夜厮守在一起是不现实的。赵明诚由于忙于太学公务，住在官署，与妻聚少离多，因此李清照抒写独守空房的寂寞与对夫婿的思念成为婚后作品的主调。词作《如梦令》道出“浓睡不消残酒”的愁绪，对“绿肥红瘦”、春天即逝的惋惜；《怨王孙》“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是对夫婿的牵挂与幽怨；《一剪梅》充满“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孤“独”之“愁”；《行香子·七夕》叹息“离




情、别恨难穷”；《醉花阴》流露“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伤感，等等。诗作《春残》以“梁燕语多终日在”，反衬形影相吊之“恨”，与词作异曲同工。词人对爱情的执着与痴情，得到充分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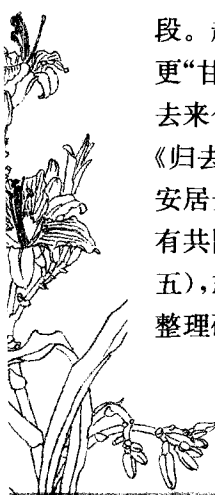
更有甚者，李清照平静的婚后生活因“元祐党籍”案的发生而被打破。宋崇宁元年(1102)七月，李清照父李格非等17人被籍记元祐党人，李格非被贬谪至广东象郡。李清照乃向时任尚书左承的公公赵挺之求救，有“何况人间父子情”之诗，令识者哀之；但赵出于个人考虑竟坐视不救，李清照上书又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之愤。由于李清照与赵挺之的矛盾，此后曾离开汴京(今河南开封)赵府回故乡多年，直到崇宁五年(1106)正月，宋徽宗大赦元祐党人，李格非回京补了“监庙差遣”之职，李清照才回到赵府。赵挺之炙手可热，与宰相蔡京争权夺利。大观元年(1107)正月，被罢官一年的蔡京恢复相职；三月，赵挺之却被罢免尚书右仆射，且五天后即去世。受赵挺之之牵连，不久赵明诚及其兄存诚、思诚等赵氏亲戚皆被拘入狱，虽因查不出罪证，七月即出狱，但京城已不可居。大观二年(1108)，赵明诚之母郭氏为避开政治漩涡，乃率赵明诚与李清照等回归丈夫故里青州(今属山东)。

这个阶段的党人之争及赵与蔡的争斗，李清照的诗词皆有所涉及，这说明她前期创作并不是只陷在个人的儿女情长中。上引诗作佚句“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显然都是与党人之争有直接关系的诗作，可惜已不见全貌。此外大观二年，徽宗大赦天下，李作《新荷叶》(薄露初零)词，虽为向晁补之的贺寿之作，但也与党人之争有关。晁本属元祐党人，与清照父李格非交往非浅，此时正闲居。李清照不仅对晁的“德行文章”予以赞扬，更表达了希望晁能乘元祐党人





被大赦而渐次起复之机，东山再起，“要苏天下苍生”的殷切期望，反映了李清照的济世之心，难能可贵。而词作如《多丽·咏白菊》、《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则不无关于赵、蔡之争的政治寄托。《多丽·咏白菊》据徐培均考证作于大观元年（1107）秋，当时明诚等出狱不久。李清照借咏白菊，寄寓对赵氏遭受“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之政治打击的愤懑，以及要保持“屈平陶令”风韵品格的志向。白菊显然具有象征意义。《青玉案》作于大观二年，词借花事“绿暗红嫣（蔫）”之景，衬托遭政治劫难之人的“憔悴”；抒发“梦魂无据，唯有归来是”，被迫返回故里的无奈与不平。二词之矛头当指向蔡京之流。还有一首元符三年（1100）所作的咏史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是李前期作品中的力作。二诗为七古，“奇气横溢”（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下）。诗人以批判的眼光，深究唐代安史之乱的原因，抨击唐玄宗父子与杨家兄妹及李林甫等“奸雄”腐败误国，以达到“夏商有鉴当深戒”之借古讽今的目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咏史，而是具有现实意义，很可能也是针对蔡京之流而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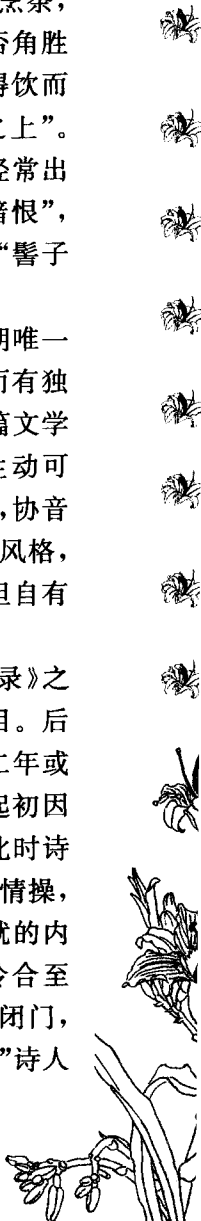



李清照与夫婿“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金石录》后序）的生活，乃李清照一生最为舒心惬意的阶段。赵明诚因为仕途受到打击，似乎决心隐居林泉，李清照更“甘心老是乡矣”（同上）。于是他们取晋代诗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把青州府第命名为“归来堂”；李清照又取《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意，自号“易安居士”。此阶段李清照与赵明诚感情十分融洽，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宋洪迈称其是“同志”（《容斋四笔》卷五），志同道合也。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金石书画的搜集与整理研究上。后来李清照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云：“每获一

书，即共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覆怀中，反而不得饮而起”，“虽处忧患贫穷，而志不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金石录〉后序》）但是赵明诚热衷于搜集金石文物，经常出门远游，留下李清照一人，李所作仍不乏抒发“闲愁暗恨”，“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髻子伤春慵更梳”（《浣溪沙》）等孤寂之感的词作。

李清照屏居青州的政和三年（1113），写下了其前期唯一存留的文章《词论》。这不仅是宋代词坛第一篇系统而有独立见解的词学论文，而且是中国妇女文学批评史上首篇文学理论专文。文章虽为“论”，但辅以叙事，巧用比喻，生动可读。此文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提倡词应该主情致，协音律，善铺叙，重浑成，尚故实，旨在保持词体婉约的传统风格，固守词特有的疆域，与诗划清界线，虽不无偏颇之处，但自有其价值。李清照自己的创作与其理论基本相符。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赵明诚初步完成《金石录》之后，又不甘寂寞，常出游汴京，出入官场，为人们所瞩目。后因有力者荐举，赵明诚被徽宗授山东莱州太守，宣和二年或三年独身赴任。宣和三年八月，李清照亦奔赴莱州，起初因为赵明诚忙于俗务，对自己冷淡，李清照颇有怨言。此时诗歌有《感怀》、《晓梦》二诗，反映了诗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情操，高雅脱俗，富有个性，这显然是作者取得非凡文学成就的内在气质条件。《感怀》云：“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君，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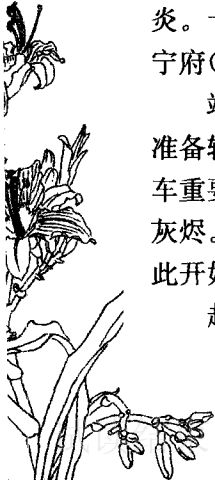
为莱州“无书史”的精神匮乏而遗憾，对明诚沉溺美酒金钱、忙于俗务而不满。她只有作诗谢客，闭门构思，在精神世界中遨游，求得与虚想中的高人沟通交流。《晓梦》则展开浪漫想像，写在梦境或曰仙境中与神话传说里的仙人仙女交往：“翩翩座上客，意妙语亦佳。嘲辞斗诡辩，活火分新茶。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仙家高雅潇洒的生活情致，正是诗人梦寐以求的。

二

李清照后期作品可细分为赵明诚逝世前与逝世后两个阶段。



宣和六年(1124)，赵明诚改任淄州(治所今山东淄博)太守，属于平级调动，令他不满意，不再像在莱州时那样热衷政务，而对金石文物搜集更加费心，且收获颇丰。但政治风云突变，宣和七年，金兵包围北宋都城汴京，翌年即靖康元年(1126)“金人犯京师”(《〈金石录〉后序》)，年底汴京陷落，意味着北宋灭亡。靖康二年春三月，金人俘徽、钦二帝北去。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十月至扬州。建炎三年正月，因金兵南下，乃渡江至江宁府(今南京)，江宁改为建康。



靖康元年，李清照因形势紧张曾回青州整理金石文物，准备转移。翌年三月，赵明诚母逝于江宁，赵奔丧，携带十五车重要金石文物。十二月，金人攻青州，十馀屋的文物化为灰烬。李清照乃逃离青州，于建炎二年(1128)春抵江宁。从此开始了后期南渡后的生涯。

赵明诚于建炎二年九月出任江宁太守，李清照似乎又恢

复了以往的平静生活。平日植树观花，冒雪寻诗，似乎很悠闲；其实国土沦丧之悲，离乡背井之痛，时时郁结于怀，从而写下十来首词作宣泄忧愁。但此时之忧愁与前期春愁秋恨的思想内涵已大不相同。如《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写春夜亲族宴饮，虽是“春色好”，“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但词人却感受到夜宴弥漫着悲凉之雾：“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当时，认取长安道。”充满对当年“长安”（汴京）的故国之思。又有《殢人娇·后庭梅花开有感》、《河传·梅影》、《诉衷情·枕畔闻残梅喷香》、《满庭芳·残梅》等咏梅词，《添字丑奴儿·芭蕉》咏芭蕉词，虽都是“咏物之作”，但“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这些词多作于建炎二年抵江宁不久，喜好“岁寒三友”之一的梅花，本是古代文人的传统，此为李

成了引发“北人”亡国之思的媒介矣。诗佚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乃写于抗金宰相李纲被免职、武将宗泽去世之后，是对投降派继任者的谴责；而诗佚句“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更揭露了高宗害怕徽、钦回来的自私心理。

建炎三年三月，赵明诚因处理原卫戍部队兵变事失职而被罢免太守职，乃与李清照乘船赴江西赣水隐居。李途经安徽和县时，拜谒了霸王祠，写下千古绝唱《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歌咏西楚霸王项羽，暗讽南渡偷安的赵构小朝廷，写得慷慨激昂。

当五月抵安徽池阳（今池州）时，赵明诚又被高宗任命为湖州太守。六月赵独赴诏，但七月途经建康时患疟疾病倒，八月十八日弃世。李清照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国破家亡，痛不欲生。其《祭赵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既有对亡夫的赞扬，也表达了深切的哀伤。此后悼念亡夫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山花子》写于赵明诚去世李清照大病一场之后，开篇“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就勾勒出自己新寡之虚弱衰老的自我形象，可见夫婿亡故对其打击之大。《浪淘沙》：“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写离开夫婿病逝之地建康时的感受，以昔衬今，以乐衬悲，又是国难之际，小悲大悲交织，真是人何以堪？《孤雁儿》乃“梅词”，实为借梅花的意象，衬托悼念亡夫的“肠断”之悲：“吹箫人去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赵明诚去世后，如何保存所剩不多的金石文物，成为李清照的一大心事。建炎三年，清照乃派人送一批文物往洪州明



诚妹婿李擢处，但十二月，金人陷洪州，文物散为云烟。此前，外界传“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即听说高宗要购买其文物，以及御医王继先购买过李清照古器事可能引起麻烦，李清照“大惶怖”，“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金石录》后序）。于是建炎四年春，李清照带着仅馀的少量文物追随高宗辗转浙东，赴台州，之剡（今浙江嵊州），走黄岩，雇舟入海，往温州。四月之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至衢州。在追随高宗途中，李清照有《春光好》、《忆少年》、《渔家傲》诸词。前两首词皆写梅花：一是写见“江南早梅”，虽然“盈盈玉蕊如裁。更风清，细香暗来”，但词人却无心欣赏，因想到局势危急，此花“空使行人肠欲断”而已；一写“羈马萧萧行又急”之时，虽为路边“盈盈脉脉”的梅花所吸引，但“天涯倦牢落，忍一声羌笛”，流离的孤寂无托，金人的“羌笛”，都使词人无心留恋。二词反映了词人行旅的艰辛寂寞、对时局的忧虑。但《渔家傲》却是别开生面的佳作。因为李清照雇船入海，曾至章安（今属浙江台州），词人似乎看到希望，而构思出神骏腾飞之作：“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意境恢宏，格调豪放，“绝似苏、辛派”（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卷乙）。下片先抑后扬，总结自己的大半生似乎有些沉重，但又并不甘心年老无成，特别是在“天帝”面前更振作了精神，而欲有所作为。这反映了词人没有放弃中兴的理想，也显示出其性格中倔强的一面。此年七月金人立汉奸刘豫为帝，国号齐。李清照闻讯即作《咏史》诗斥之：“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诗视南宋为正统，斥伪齐如篡位的王莽，表示至死“薄”之的态度。



朱熹赞此诗云：“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表示钦佩。

绍兴元年(1131)，李清照再赴越州。但高宗“已移幸四明(今浙江宁波)”。而金石文物至此也陆续被盗被抢，所剩无几矣！（见《金石录》后序）绍兴二年，李清照赴杭州，暂时安定下来，期间时有怀乡思夫、渴望中兴之作。但此年发生了李清照轻信“如簧之舌”，上当受骗，改嫁张汝舟一事。李清照一失足成千古恨，哀叹“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狙侏之下才”，但在翰林学士綦崇礼的帮助下终于与之决裂。《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一文就记叙了改嫁与离婚的始末，文章写得爱憎分明，文采斐然。


绍兴三年(1133)五月，宋高宗任命韩肖胄、胡松年充大金军前正、副奉表通问使，去通问徽、钦二帝，并向金求和。李清照闻知后乃作《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古、律诗各一章。前诗长达80句，七古与五古兼备，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既驱遣大量典故，又采用白描手法：一是表面上颂扬高宗是“孝子贤孙”，实际揭露其骨子里惧怕金国；二是赞扬韩、胡二公舍己为公的勇气与品德；三是抒发爱国的激情，充满乡国之思的深情与山河破碎的悲凉，堪称力作。

绍兴四年(1134)十月，“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打马图经》序），四处流散。李清照也溯富春江抵金华避难。在金华大半年时间，有词《武陵春》，写见残春之景，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之悲，乃拟郊游散心，但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物是人非”之“愁”，内涵甚丰，盖国破家亡也。有诗《题八咏楼》，写八咏楼“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气象宏敞”（明赵世杰语），境界开阔；但“江山留与后人愁”，则忧患意识明矣。

同期还写下一篇重要文章《〈金石录〉后序》。宋洪迈曾道及李清照写作此文的动机，称赵明诚著《金石录》，“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容斋四笔》卷五）。当然动机并不限于此。此文不仅将对《金石录》的评介与对金石书画劫难之记载联系在一起，更将国家存亡之感与夫妻同志之情、人生聚散之理融于一体。此文又极具史料价值。故明张丑称：“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后序》，顿令精神开爽。何物老姬，生此宁馨儿，大奇大奇！”（《清河书画舫》申集引《才妇录》）另外，李清照好博弈，其避难金华时“卜居陈氏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博弈之事讲矣”（《〈打马图经〉序》），她对“打马”的博弈进行研究，编著了《打马图经》，撰写了《〈打马图经〉序》与《打马赋》，内容新鲜，文字清丽，又是古代博彩之戏的宝贵资料。而《打马赋》虽主要是赋“打马之戏”，但最后仍借题发挥，表达了渴望北伐中兴之意：“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

绍兴五年春，金人退兵，李清照大约五月回到杭州，至老都不忘故土，期盼中兴。此后可知的词作有《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永遇乐·元宵》、《声声慢》（寻寻觅觅）等，颇多长调佳作，可见李清照晚年艺术已进入炉火纯青之境。宋张端义称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贵耳集》卷上）。《永遇乐·元宵》作于绍兴九年（1139），虽谓怀旧之作，但意在伤今。不仅元宵已不复当年“中州盛日”，自己更是“风鬟霜鬓”的“憔悴”老妇，只能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国难给女词人造成巨大的创伤，以至宋词人刘辰翁读后“为之泣下”（《须溪词》卷二《永遇乐》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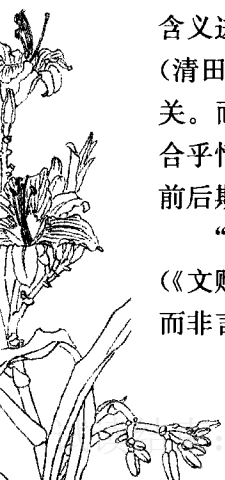


《声声慢》则堪称压卷之词，被誉为“千古绝调”（清孙原湘语）、“绝世奇文”（清陆以湑语），约作于绍兴十六年（1146）。词借悲秋，表现南渡以来长期郁积的深重的人生痛苦。词人晚年挣扎、冷清、孤寂的生存状态，悲伤、苦闷、忧惧的内心世界，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哀叹中，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呼号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

此后李清照的行迹已难考，只知绍兴二十五年（1155）还在世。一代杰出女词人名不见正史，卒年难定，亦足令人扼腕叹息。

三

清王士禛云：“（明）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花草蒙拾》）又称易安为“词中大家”（《香祖笔记》卷九）。而按传统观点，婉约为词之“正宗”，豪放为词之“旁宗”（《古今词统》附徐士俊批王世贞《论诗馀》）。由此可见李清照于中国词史上的正宗之“词家大宗”（《香祖笔记》卷五）地位。



鉴于此，阐释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就应该围绕婉约的含义进行探究。李清照之前的婉约词皆是“男子而作闺音”（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这与“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而李清照以“女子作闺音”，为婉约之词，乃是发乎自然，合乎情理，非男子可比拟。当然，李清照婉约词的创作，于其前后期表现是有所不同的。

“诗言志”，乃千古名训。虽然陆机也有“诗缘情以绮靡”（《文赋》）之说，但诗仍无法与词并论。正宗词的本质乃抒情而非言志。所以，婉约词的首要特点正是抒情，而且是女性